

去年九月我在臺北的時候，「中外文學」主編之一的張漢良先生請我吃飯，飯後我們談到「中外文學」，他滿肚子委曲地說：「中外文學要刊載舊詩了！」當時他似乎還特別提到以寫「五四運動史」聞名的周策縱先生。

所以兩三個月後當我收到海運寄來的「中外文學」一百零一期，看到新詩與舊詩並列的目錄時，除了在心裏嘀咕一聲「好一個『中』『外』文學！」外，

更反對把欲斷魂的舊詩抬上現代文學的殿堂，同新詩分庭抗禮。何況，即使舊詩同新詩真如所說的五十步與一百步，我們也要珍惜這五十步的差距。須知這五十步得來不易，每一步都洒滿了先驅們的血汗。我們斷斷不能向後轉走回頭路！

無可諱言，新詩在這六十多年裏曾不止一次迷失了方向，走了不少的冤枉路不說，還同廣大的讀者羣衆脫了節，實在是很可悲的事實。但補救之道，不是

五十步與一百步

非馬

倒也不會太吃驚。只是對於今天居然還有那麼多人熱衷于寫胡適之先生在六十多年前便要革掉命的玩藝兒，而且帶頭寫的，竟是對新文學運動史有深切瞭解的周策縱先生，不免微微感到諷刺與滑稽罷了。

但當我讀到編後記裏企圖用五十步與一百步來為舊詩做人工呼吸時，我便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了。

我不反對舊詩，舊詩裏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寫新詩的人虛心學習與借鏡。但是我反對現代人寫舊詩，

開倒車，而是把眼睛望向前方，試圖找出一條可行的康莊大道。近年來的鄉土文學論爭已使不少沉迷于超現實的詩人們回到現實裏來，這是很可樂觀的現象。我們熱切地期望新詩能趁機奮起，一口氣向前跑它個幾百步，不要老是停在一百步，更不要消極地退回到五十步上去。